

洞霄圖志

下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天
地
人
三
才
一
體
萬
物
同
春

天
地
人
三
才
一
體
萬
物
同
春

洞霄圖志卷五

元 本山道士鄧 牧牧心編

元 本山道士孟宗寶集虛集

人物門

靈曜郭真君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年十三。歷華陰山石室中。得石函。即神虎內真紫元丹章也。後晉室亂。乃入餘杭大滌山。伐木倚林。苔覆為舍。不置四壁。時猛獸害人。先生獨居十餘年。無害。鹿裘葛巾。區種菽麥。或採箬以質鹽酪。有餘。即施貧人。一日。有虎張口向之。先生視其口有橫骨。乃引手探去。明旦。虎置一鹿舍外。適有獵人來宿。因指與之。後虎服役如僕從。令負箬隨行。常置於鳳凰山側。先生貨藥歸晚。虎嗥。今名其地。嗥亭。時餘杭令顧公颺。與葛洪共造其舍。攜輿俱歸。贈以掌袴褶一具。不受。手植三松。與虎游息樹下。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不取舟車。荷檐徒行。導置之西園。朝士咸往觀焉。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問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樂。曰。遠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

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獨處窮山。死為烏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甯。則身少安。先生不出濟世乎。曰非野人之所能知也。後復逃歸吳地。記載先生嘗坎木書之上。曰金雄記。下曰金雌記。蓋識晉祚也。餘杭圖經云。檢先生區種處尚在。坎木處有泉。亦稍湮塞。梁乾化三年七月。封靈曜真君。今臨安冲虛宮。武康郭林。餘杭天真仙洞。亦各有遺迹。

贊曰。典午雲擾。之人入山。苦覆一室。豈云求安。箕居西園。在朝聚觀。尚役猛虎。何畏達官。葛翁忘言。溫生慙顏。千古大滌。山空月寒。

歸一許真君

許邁字叔元。一名暎。後改名元。字遠游。七世祖肇。後漢安帝時。為光祿勳。永初中。大饑。人相食。肇救活四百八人。永建元年。拜司徒。子訓。孫相。並為三公。至神仙者八人。先生與旌陽令遜。護軍長史穆。皆再從兄弟。早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及楊羲和真人結神明之交。永和二年。入臨安西山。登岩茹芝。渺然自得。有終焉之志。即今大滌也。常謂餘杭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與右軍書曰。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

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在焉。後於山中。師王世隆。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事。初以書棄妻。即孫驃騎之女。妻有書答之。載丹臺錄中。其後妻亦入山。得道。先生四十八。於大滌中。峯丹成。天降玉童白鹿。下迎而去。垂語弟子云。吾有丹一劑。藏山中。無骨箬下。異日有緣者得之。梁乾化三年。封歸一真君。今有昇天壇。在中峯。宋政和間。猶有卿雲。簫吹往來。

德贊曰。陰德有後。篤生真才。結神明交。葆毓聖胎。十載天壇。功圓道賅。不有帝鄉。吾何歸哉。白鹿無迹。金丹久埋。隱隱簫吹。卿雲往來。

唐

潘先生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名字。徧游山川。愛天柱止焉。自郭許二君仙去。泉石荒蕪。元封古壇。亦且湮沒。先生慨然發憤。請諸朝。唐高宗風聞其名。為敕創天柱觀。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斷樵採。為長生之林。錢武肅碑。略載其事。蓋漢武建壇後。歷年雖久。不過名山而已。至先生乃建為宮觀。傳道至今。非所謂真師者哉。後於曹橋福業觀。成道事見雲笈。

贊曰。元封建壇。不可復稽。晉人遺跡。煙草離離。先生得道。志尋幽栖。一旦金碧。照映山溪。名林長生。樵採莫窺。登覽長慨。神游何之。

葉天師

葉法善。字道元。括蒼人。三世為道士。身長九尺。能厭劾百鬼。卜居本州卯酉山。有巨石橫道。行者紆逕避之。遂投以神符。石自起。高宗召入問道。時睿宗明皇紀年。廟號已先知之。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僚庶受錄者。不可勝數。開元中。與明皇於中秋夜。共游月宮。還過潞州。取玉笛。請上奏一曲。仍投金錢城中。越旬日。潞州奏中秋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年一百有七歲。後羽化。葬于松陽百官縞素送之。初。天師得道。來游天柱。適錢塘江有巨蜃溺舟。經涉者苦之。青山鎮長沈愈來迎。於是往焉。時潮信未至。投丹篆江際。戮之。以鐵簡鎮於江心。遂絕其患。至今舟楫無虞。皆受賜天師也。已而回山平居。二十餘載。嘗役鬼神。建講堂觀門外。聽法者雲集。有仙花靈鶴之祥。載古跡門。

贊曰。神道設教。受知明皇。入覲顧問。出從翱翔。高高月宮。不見漁陽。人謀何及。天數適當。夜半鬼工。山中講堂。遺跡已化。茲人不亡。

吳天師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祖元舉孝廉。父元亨。峽州刺史。先生通經誼。美文詞。舉進士。不中。性高介。不能與時俯仰。天寶初。召至京師。明皇與語甚悅。自請隸道士。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與李白於高天師壇。參受上清畢法。初所與帝言。皆名教世務。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復問神仙治鍊。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求還嵩山。及復過江。而漁陽兵起。識者以為知幾。後居餘杭天柱山。精思有感。行教於江漢。其文章與李白相上下。凡四百五十卷。禮部侍郎權得與集為序。大歷十三年。於宣城道觀焚香尸解。弟子邵翼元奉喪歸葬於天柱山西麓私諡宗元先生。初天師嘗語其徒云。我死當遷神於天柱石室。蓋太上俾我鍊蛻之處。故從之。女冠王真一亦先生弟子。纔十餘歲。即絕粒。誦黃庭經。天寶間。於天柱山得道。今先生有天柱觀碣留山中。

贊曰。貞節深悟。道德五千。漁陽騁兵。知幾超先。飛鳥南渡。煙塵漲天。勞我華陰。息我于宣。巖巖石室。書劍藏焉。與誰同調。錦袍謫仙。

司馬天師

司馬承禎字子微號白雲子河內溫人也晉宣帝弟太常璠之後唐襄州刺史仁寂之子居天台山事體元潘先生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後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維孟浩然王適畢構李白賀知章為方外十友睿宗召之延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乎異端而增知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奈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矣帝嗟歎久之乞還山賜寶琴霞帔公卿賦詩送之常侍徐彥博總而為序曰白雲記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見先生將還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慙色明皇召入內殿問以道多祕不傳女真謝自然汎海欲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士謂曰天台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自然遂還求之得度冲舉一旦謂弟子曰吾於玉霄峯東望蓬萊常有真仙降駕今為青童君所召須往矣俄頃蛻去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正一先生帝親為製碑韋渠牟作傳文集行於世初天師常往來天柱山故錢氏碑曰被褐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子雲皆棲神物表繼踵雲根出為帝王之

師歸作神仙之侶

贊曰。晉室神霄。寄身赤城。霞帔辭顯。丹臺著名。播以聲詩。有唐公卿。東望蓬萊。列仙降迎。女真氏謝。聞道服膺。一日乘雲。渺馬上征。

夏侯天師

夏侯子雲。不詳其字。從峨眉山來。年二十。狀貌甚古。投司馬天師門下。夙興夜寐。勤侍巾盥。凡十數年。未嘗一日怠缺。與物無競。不屑世務。其師愛之如子。及師羽化。乃於大滌山中築藥圃。種之朮之屬。常言古聖人以上藥養神。中藥養性。下藥遣病。可使人神靈。可使人性明。可使人病愈。有藥圃詩云。綠葉紅英遍。仙經自討論。偶移若畔菊。鋤斷白雲根。好作詩。輒棄其稿。故罕有傳者。或縱神游。日照照自得。歸院則掩戶。經日寂無所聞。有鄰院道士窺見。一草衣人同坐。亦瞑目不語。至暮啓關伺之。則無所見。天復中。乘異獸歸。隱東峯。不知所在。

贊曰。司馬之門。入室者希。峨眉山人。狀貌魁奇。頰甲紺芽。黃精紫芝。采采餘閑。臨流詠詩。異獸可馭。東峯何之。千古莫識。誰為草衣。

朱法師

朱君緒字法滿。餘杭縣人。年十八入道。居玉清觀。閉戶下帷。終日燕坐而已。後以玉清地迫喧囂。不可久處。乃拂衣入天柱山。數年道成。一日微疾。倏起。命水早浴。具冠褐。焚香端坐。暨齊物朱韜光等。知當羽化。跪泣而辭。師曰。吾於彭殤存亡。齊之久矣。悲忻顧戀。何有於其間哉。然道妙寂寂。感者通焉。神理冥冥。契者昭焉。吾言之矣。汝知之矣。言訖而逝。時開元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也。

贊曰。道妙寂寂。神理冥冥。心曉所悟。下帷玉清。晚入天柱。積年道成。談笑觀他身。如羽輕。奚悲殤子。奚羨老彭。萬古一靈。誰為死生。

暨天師

暨齊物字子虛。師玉清觀朱法師君緒。受法錄神符祕方。救物不怠。後隨入大滌山精思院。初垂象樓三間。又名書樓。積書數千卷。其上日以著述為事。每講貫元學。聽者數服。錢氏賜度弟子對曰。樂靜久矣。不願有之王曰。師必鬼神侍衛。凡徒何為哉。所居室壁東西各置一竅。採煉日月光華。每語人云。吾非久往羅浮石樓矣。一旦不知所之。

贊曰。精思古院。強學不息。書樓插天。萬卷委積。罷書何為。飲月漱日。面腴玉華。腹

果金液神游八表不假羽翼。羅浮石樓一往無迹。

閻丘元同先生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人。生州之天柱山下二十九歲師香林左元澤。既得道已乃編尋名山。至餘杭天柱異而止焉。蓋餘杭與舒州咸有天柱山。傳記所載天有八柱者也。錢武肅王師事之。號元同先生。唐景福二年為築上清壇。榜草堂。每三元開授法籙。乾寧二年與先生相度地理。改觀基為甲向。營建一新。表奏其道業於朝。昭宗累詔不起。乃就加命服。賜號妙有大師。光化三年親製觀記。稱先生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身生天柱之前。往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蓋披薦章語。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坐返真。顏色不變。有異香。三日方散。是夜武肅王夢先生騎鶴訪別。明日計至。及就壙。但空棺而已。後有人見於廬阜。自言我捨大滌。歸隱瀟山。天柱源也。先是太平青領書自漢子真人傳授。卷帖浩繁。複文隱秘。先生鈔為二十卷。文約旨博。學者便之。弟子夏隱言等十人受思真鍊神之旨。今道院僅十八齋。而派出先生者十有四焉。

贊曰降神古舒得道餘杭兩柱擎天千里相望殊庭翼翼命服煌煌鶴背永訣程
首空藏先生曷歸匡廬阻長厥有神孫百世彌昌

鄭冲素先生

鄭元章字博文幼號神童十五歲辭親學道依真系大師李歸李特為建星壇授上
清畢法精修不倦景福二年與元同先生同居天柱山精思院武肅王因命入開元
宮啟建壇錄門下受度弟子一百三十餘人王表奏朝廷云啟建日有彩雲臨壇仙
鶴五百餘隻旋繞空中昭宗賜紫衣號正一大師冲素先生累乞歸山王親駕送於
郊外至精思院旬日間忽沐浴端坐語門人曰今洞庭使者在此迎吾吾當去矣汝
等精勤戒行勿為諸惡儵然而逝體柔如生享年六十有八王命府官編素葬於本
山

贊曰唐武肅王貴德尊道師贊閭丘肆闡元教靈鶴回翔彩雲縹緲紫衣疏榮正
一畀號星壇甫撤洞庭已召勒名豐碑泉石有耀

宋

常先生

常中行。錢塘人。師河南馮德之。形貌奇偉。落魄不拘檢。好飲酒。及音律。匱無留金。所有一簫一笛而已。常曰。陰符經有強兵戰勝之道。非外事也。亂吾真者不能入。即戰勝爾。多往來餘杭浣坎。得錢悉市酒。有趙道人。啖瓦礫如餅餌。先生一見愛之。引入卧內。對飲達旦。每醉則袒肩曰。皮如鐵。肉如石。皆從脩養得。治平四年六月。語弟子。沈日益曰。吾不久居此。偃卧俄頃。起曰。嗟夫。吾未能出。即於几案間。設鑑一。水盂一。時時取視之。神色怡然。越三日而逝。葬天柱峯下。明年正月。往杭州。見故人胡達夫。值不在。留刺而去。胡他日聞先生解化。亟求其刺。已失所在。是歲遠日。或芟壙草。見兩竅。僅啓。驚請眾觀之。探以杖。空空如也。歲餘。其徒有解后於茅山者。

贊曰。忘情杯酒。寄興音律。強兵戰勝。厥有奇術。隱几憑解。對鏡神出。馬鬣無恙。鶴形已失。達人句曲。不異平日。何年吹簫。重過石室。

喻冲和先生

喻天時。字齊仲。號瞻華子。自幼隸業洞霄政和間。以詩科試中選。精天文。歷數。識緯。醫藥之學。至區雷召雨。旋著靈異。宣和間。敕住信陽軍神霄萬壽宮。朝廷屢遣使降香。祈禱有感。賜號冲和先生。淳熙三年。以故之徽州太守沈君禮過之。一日別太守。

云上天召我朝廷亦召我且赴上天召也第去之日。發雷大雨。毋恐。居旬日。信然。太守具其狀上聞。而朝廷果欲召之。且遣使矣。先是嘗語其徒曰。我死歸雷部為仙君。治世間不平事。是時以雷雨為驗。其徒奉喪歸藏於大滌山樓真洞側。

贊曰。齊仲博學。聞名政和。黃冠入試。以詩擢科。坐檄雷雨。不煩搗呵。中使函香。屢至岩阿。宣室耿耿。玉樓峩峩。回顧下土。不平謂何。

陸石室先生

陸維之。字永仲。一名凝。字子才。餘杭人。少以計偕入汴。道遇異人。謂曰。秀才難望科第。不如還山。贈以丹一粒。且戒俟緩急用之。及下第歸舟。循汴河風激浪怒。且將覆。追憶前語。以丹投之。風浪始息。河上有呼其姓名者。則所遇異人也。自是有超世之志。隱於大滌山之石室。人因以石室稱之。消搖林谷。詩酒自娛。嘗觀潮錢塘。有醉江月詞云。遠山一帶。遡晴空極目。天涯浮白。楓落鴉翻。談笑處。不覺雲濤橫席。酒病方蘇。睡魔猶殫。一掃無留迹。吳帆越棹。恍然飛上空碧。長記草賦梁園。凌雲筆勢。倒三江秋色。對此驚心空悵望。老作紅塵閑客。別浦煙平。小樓人散。回首千波寂。西風歸路。為君重噴霜笛。高宗嘉賞。欲召見。辭疾不赴。及上退處北宮。嘗幸大滌。憲宗亦偕

行上問山中詩客。或以維之對。進其行卷。上讀數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欲歸與孝宗言之。憲聖曰。山林隱士。必不求名。強之出山。乃大勞苦。遂止。未幾。以疾卒。太博關注子東贈先生詞序云。吾鄉陸永仲。博學高才。自其少時。有聲場屋。今棲白鹿洞下。絕葷酒。屏世事。自放塵埃之外。行將六十。而有嬰兒之色。非得道者能如是乎。乃作水調歌頭一闋。詞云。鳳舞龍蟠處。玉室與金堂。平生想望真境。依約在何方。誰信許君丹竈。便與吳君遺劍。只在洞天傍。若要安心地。須是遠名場。幾年來。開林麓。建山房。安眠飽飯。清坐無事。可思量。洗盡人間憂患。看盡仙家風月。和氣滿清揚。一笑塵埃外。雲水遠相忘。先生嘗進百論。有石室小隱集三卷。臨終了然。書一詩云。岳南之館白雲端。鳳笛龍簫徹廣寒。一鶴曉飛沖碧落。羣仙笑倚玉闌干。贊曰。永仲逍遙。觴詠自娛。年過八十。髮青顏朱。金丹弗餌。玉堂弗居。空負石室平生著書。鳳笛龍簫。洋洋騰虛。笑領羣仙。薄游帝都。

王元素先生

王朴。字元素。其先北京大名府人。避地轉徙。至臨安。愛金岫山川之勝。因家焉。初蜀之青城。有方士五。結侶東南游。至浙右。中一人忽曰。吾塵緣猶未斷。更當為人子三

紀揖眾別去。莫知所之。先生父球。以積善聞鄉里。室潘氏。孕及月一夕。夢偉丈夫。衣冠甚古。跨白鹿入門。驚寤而生。先生方在襁褓。口吻常呶嚶。若有所誦。人以葷茹啖之。輒搖手作麾去狀。既長。手神峻整。未嘗學詩。而觸景吟詠不凡。及冠。苦不願娶。父母訶責。不得已。受命婚之。婦至。乃從閒道出走。家人徧索。得之野外。力挽以歸。既得子。而婦喪。長嘯曰。吾責已塞。况有三弟。可與父母訣矣。遂棄家。結茅大滌山石室。與隱士陸永仲鄰居。講求修真鍊養之術。有閒則更倡迭和。見者咸謂興寄飄飄。真不食烟火語。後歸省親。其舍旁有嶺。一綫之蹊。臨懸崖千仞。往來苦之。先生贊其父闢為夷塗。翼以闌楯。以便行者。訖工。乃歸。未幾。沐浴跌坐而化。年果三十六。永仲遣報其家。翼日。父母俱來。忽舉首開目。微哂復暝。陸君讚其像曰。彭氏之壽。顏氏之夭。誰得誰失。春花秋草。山雲卷舒。水月昏曉。本自不動。彈指中了。瘞於石室之麓。有一白鹿。呦呦循行冢上。忽不見。其徒以其字私諡元素先生。

贊曰。青城故人。長揖別去。積善之家。夢以驚寤。既償宿因。復遠所怙。結交石室。究竟龍虎。三十六年。如旦斯暮。呦呦白鹿。空繞獨墓。

楊迺誠字叔開。潼川人。為州之定先觀道士。東游襄漢荆吳。久而息大滌山中。形貌
頎業。顏如渥丹。目光射人。帶索苴布。寒暑如一。飲酒至斗不醉。或終日坐林中。無知
者。名聞當時。高宗居德壽宮。召見與語。甚悅。慈福太后問道。要以師禮事之。為築室
於宮之通明館側。又建菴西湖。延祥觀。以便往來棲息。有旨促召。則麻鞋入見。淳熙
初。力乞西歸。越三載。旨遣使往唁。方見其坐蛻。旋具奏內脩黃籙。追嚴之命。高士何
守澄進青章。有云。仙凡相遠。固知修短之期。道俗雖殊。固有師資之禮。

贊曰。山林高蹈。不釣聲名。為帝者師。亦何足榮。斗酒一布。浩歌徒行。鶴歸大滌。蟬
蛻通明。斷夢西湖。飛神南冥。青章追慕。九重至情。

陳寢虛先生

陳君良孫。南渠人。童年得道。隱居杭吳山。修煉丹成。獨喜天柱。每與幽人韻士往來
其間。常離地三尺。懸虛而卧。因號寢虛先生。窮冬積雪。浴溪澗中。略無寒色。自餘靈
異。不可殫紀。有紫極觀過天柱山詩云。道在吾身。宇宙寬。朝踰雲岫。暮雲關。丹靈不
服春風轉。欲度世人那得閑。

贊曰。列子御風。先生寢虛。風尚有託。虛獨安居。至人行世。匪血肉軀。其中不有外

焉取餘人以為幻。我以為如紛紛談仙。勿誑迷愚。

朱妙行先生

朱真靜字復常。杭臨安人。自幼好學。丹經元文一覽輒通其意。每春自攜籃入山。摘茶有客至。掌擎為供。不事茶具。真率可想。見嘗意行。經宿忘返。諸徒方驚憂。忽歸云。吾游大滌洞。遇道人碧巾黃衣。相攜至馴虎巖下。坐語移時而已。不謂經宿也。題壁間曰。經書那得語虛無。荆棘林中有坦塗。不遇異人真口訣。誤人錯下死工夫。一日整冠裳謝同衣。遂登石室宴坐。垂二十載。名聞於朝。遣中使召不起。初先生入山。猛獸巨蛇屢至左右。舉手麾之悉避去。有病者叩門求救。噓氣按摩。無弗愈者。淳祐癸卯夏。語諸徒曰。吾卜中元別此山矣。及期書偈曰。去來如一。真性湛然。風收雲散。月在青天。趺坐而化。膚瑩眼碧。不異生時。理宗聞之哀悼。賜宸翰。特贈妙行先生。贊曰。丹經萬卷。讀者茫昧。復常一閱。意領神會。抱元石室。二十餘載。猛虎伏藏。巨蛇引退。揮偈脫躡。趺坐委蛻。青天湛然。素月常在。

國朝

周崇道先生

周允和字謙甫號清溪杭仁和人初生有雷殷殷發地下鄰里驚異十八歲入大滌師冲妙先生性淳謹奉師長不憚細務交游無親疎極力周急作詩無塵俗氣游江湖間遇可師者輒請傳性命學瞑目宴坐或終日宋淳熙初宣醮內庭賜號妙有大師七年開山冲天觀未幾遣太一宮觀妙齋高士與褚雪嶽郭似山為方外友丙子春避地山谷間鄉鄰相率衛之曰勿怛吾善人今至元戊寅授崇道冲應清真大師洞霄主席壬午三月兼領太一宮秋九月復還九鏡乙酉七月初夢游大滌洞天見數仙人吟詠一指示云蒼然聳空碧指點人不識我來契宿緣鐫記雲根石二十五日沐浴正衣冠召徒眾環集云疇昔之夜夢游有頌仙人示吾歸期記日錄昨暮見星大如月西墜今往矣歷歷敘別已端坐而化神色不變自朱妙行尸解後再於先生見之壽六十六

贊曰謙甫蚤年問道江湖夫豈無得瞑目燕居夢游洞天宿緣既符明日殞星盍歸來乎妙行仙去追踪者疏不有若人則吾道孤

阮鶴巖先生

阮日益號鶴巖杭於潛人受度於里之天目元雷山真慶觀鶴形古貌苦志食淡徧

游湖海通性命學讀書展卷悟解註道德南華二經自成一家早歲兀坐於天目石巖中至寒暑不動其鄉星渚趙侍郎尤所敬愛為築菴所居觀後坐靜四十年大滌住山菊巖龔先生亦為築菴石室延請居之有泉州陳道士志同脩煉遠來相依一時學者咸嚮風焉既久復還故山自是不出今至元年間尸解仙去壽八十餘贊曰峩峩天目挺生仙才清虛早悟聲利俱灰趙公星渚築菴招徠垂四十載宴坐巖隈老莊註就讀者心開何年石室跨鶴重來

葉高行先生

葉林字儒藻一字去文號本山錢塘人讀書博探古雅詩文多有正體特立獨清性無苟合布衣飄然故人留之輒止止亦不久餽之輒不受往來甚輕片楮亦不能攜歲丙戌游天目至九鎖山沈高士介石招致所營冲天觀小室介溪山間日一食二十年如一日或強飯亦不拒至醉飽兼人間亦不食三數旬唯啖果蔬顏色自若遇積雪登巖谷四顧月下獨步林影間深夜忘返每芳時良夜遇物觸景必見之吟詠至成長短句辭意宛曲如真有情經久亦能記誦之無傳橐四方慕者洎名公達官排闥請見對客箕踞自若寄傲或欲薦之朝聞其清議而止時里人鄧牧亦隱大滌

白鹿山房。與林深相得。山中為作行窩。其間每月夜必往其處。相與劇談甚適。弗往。牧則詣焉。李諶之。亦錢塘人。年僅二十餘。深究詩家法度。與二公為師友。嘗遺詩云。空山歲暮寒氣集。霜葉塞徑人跡沒。風吹古磻水生鱗。雪落枯林木推骨。葉公凍餓山之阿。衣敝不補。牽雲蘿。冰霜肯奪列士氣。梅花一榻春風多。東峯鄧公公畏友。一節同高良不偶。閉門兀坐鍊精魄。松根為糧蜜為酒。山中郭許不復還。天壇石室蒼苔班。千年之後公等出。名山之名當未畢。歲乙巳冬。葉公兀兀危坐。幾兩閱月。所親張氏家臨平。有兄子依然。僧復文嘗築室待公。偕隱。遺書報行期。既皆來。明日書偈案上。泊然而化。大德丙午正月八日也。壽五十九。瘞書劔冲天觀。西步行瑤。有遺橐。傳山中眾稱曰高行先生。

贊曰。去文得道。宴坐冲天。一食單衣。垂二十年。晚交鄧李。相忘不言。自適其適。非佛非仙。白鹿山房。行窩儼然。高名千古。與茲山傳。

鄧文行先生

鄧牧。字牧心。家世錢塘。自號三教外人。年十餘歲。讀莊列悟文法。下筆追古作者。及壯視名利薄之。徧游方外。歷覽名山。遂寓止輒杜門危坐。晝夜唯一食。歲丙申。至越。

山陰修竹王公。延至陶山書院。己亥還錢塘。入餘杭洞霄止焉。身不衣帛。服楮禦寒。嘗遇異人。受脩鍊法。至是於宮之超然館入室宴坐。或數月不出。四方名勝。不憚遠塗。以文字請。每一篇出。爭傳誦之。非其人求之。厚餽弗為。其自重如此。住山介石沈公。為營白鹿山房。石室顛居之。最深處。扁曰空屋。公自作記。命工鑿石奇甚。左右植梅竹。與五巨松相間。每云山居占勝不啻足矣。時里人葉林亦隱。九鎖冲天觀。有行窩山房中。與公為深交。忽一日謂同道曰。吾二人不久他往。似有言別意。大德丙午正月八日。葉公坐蛻。公誌其墓。踰半月。亦無疾而化。信然。瘞劔履石室洞下。壽六十。嚴陵胡汲古別為作傳。有洞霄志游山志雜文彙傳。山中眾稱曰文行先生。

贊曰。石室之顛。山名白鹿。歲久荒蕪。寒煙古木。為公結構。扁曰空屋。潤色吾教。表章林谷。玉樓有名。金丹已熟。若此仙才。誰其可續。

高道

茲山自晉逮今。千百年間。得道仙去者眾矣。綿歷歲月。無復可稽。僅得二十二人而已。然又有作者。雖未敢遽儕列仙。其或事業可稱。文章可傳。亦不敢泯沒。別為高道傳云。

唐

白威儀先生

白元鑿不詳其字。西川成都府人。高祖君敏。武德功臣。父洪演。高蹈不襲封。娶申屠氏。生一子。即先生也。元宗幸蜀時。為威儀道士。住上皇觀。志在絕俗。逍遙退舉。周覽山川。訪前賢高蹈之躅。得餘杭天柱觀。止焉。四十年矣。元和十二載八月。解化。瘞於天柱山大滌洞東北。嘗有山中十詠。

贊曰。有志絕俗。白公威儀。自蜀來南。名山棲遲。元酒味淡。大音聲希。積四十年。無人見知。山中遺老。傳誦十詩。適興而已。不矜能之。

宋

馮先生

馮德之。字幾道。河南人。少習儒業。書無不讀。京師號萬卷馮。不慕聲利。棄家入道。被旨住杭州洞霄宮。時公卿皆以詩餞行。宋真宗銳意元教。盡以祕閣道書出降。餘杭郡。俾知郡威綸。漕使陳堯佐。選先生及冲素大師。朱益謙等。脩校成藏。以進。號雲笈七籤。初詩人潘閔。與先生為道義交。任泗州參軍卒。先生囊其骨。歸葬天柱山。錢易

銘潘墓具載其事

贊曰。幾道一諾。生死不負。相與道邁。道交有故。不遠千里。歸骨天柱。宮牆西偏。奚
兀潘墓。幾年雲笈。脩善枚誤。學仙志士。讀者元悟。

唐先生

唐君名子霞。未詳其字。宋政和間。入道洞霄宮。性嗜讀書。尤長著述。謂大滌洞天歷
千五六百年。其間幽人勝士。高行危言。不得有傳於世。私切痛之。乃著書名大滌洞
天真境錄。其自序曰。大哉五嶽為天下之鎮。自餘山川籍其名者。洞天福地爾。蓋真
仙所宅。靈氣自生。昭然若雲從龍。風從虎。使其居者。神清性悟。而虛無有歸。實元風
之可鄉也。杭州餘杭縣西一十八里。有天柱山。宮曰洞霄者。自漢武帝志崇道學。立
為真靖之場。脩生高士。靡不栖遲於此。宮有五洞。交扃九峯。迴挹千崖。萬谷秀聚其
中。泉飛彤屐之簷。雲鎖碧壇之角。祥光雲湧。嘉木返於春枝。撫掌泉靈。神丹藏於翠
箬。誠姑射之令壤歟。由是聲流方外。恨不能冷然御風。引千里於頃刻爾。蓋雖朝士
大夫駁馭之游。亦未得探其異迹。於戲。勝槩千百年來。終乏采錄。無以發其蘊奧。又安
得目擊而足履之哉。僕非其人。濫居林下。或聞一水一石。欣然規往。銘在心目。今既

得矣。匪敢自私。遂戔成卷帙。雖不足進之作。庶為尋幽之一鑑爾。時政和壬辰十一月望日序。後遠游莫知所終。

贊曰。大滌名山。歷載二千。問其故實。荒草斷煙。先生發憤。搜討成編。後來遺逸。藉茲有傳。孰為富貴。孰為神仙。自古文章。如日行天。

石正素先生

石自方字元矩。饒州番陽人。師冲寂大師。孔守容為道士。長七尺餘。虬眉秀髯。大耳高顴。音聲如鐘。莊靜淡泊。有深沈之思。經史百氏。無不通。尤嗜莊列書。眉山陸惟忠授丹訣。往來西山廬阜。與方外隱逸。以琴酒自適。嘗自號渾淪道人。時虛靖天師作菴於龍虎戲珠峯。先生至。即下榻。榜曰渾淪菴。虛靖被召。拉先生偕行。居無何。返故廬。朝廷方求巖穴奇士。部使者以先生聞。強起至京師。徽宗幸寶籙宮講所。先生在焉。上望見儀狀魁偉。召前問從何來。對曰。草野臣。無他技能。江東使者以臣應詔。即日授金壇郎。主杭州洞霄。蓋宣和元年冬也。明年七月至宮。四方學道者。翕然從之。冬十月。盜起嚴徽間。明年正月。破臨安縣。官吏散走。其徒亦治舟請行。先生曰。吾被天子命。主此宮。守死吾職也。公等第去。已而賊至。先生正色叱之。遂遇害。門人程用

光叩閭言死事狀上閱其忠。賻錢三十萬。贈正素大夫。制書云。敕故金壇郎石自方。頃者盜嘯浙東。侵犯鄰壤。而居官任職者。往往驚遁。爾典司真館。秉志不回。叱罵克徒。遂致蹈難。賜頒賻賚。超進道階。非獨勸死節者之榮。而亦為偷生者之愧。時東南死事者。財三數人。士大夫以此高之。平生有詩文數百篇。以先生死節洞霄。號石洞霄曲肱先生。熊彥詩作石洞霄傳。

贊曰。舍生取義。名教所美。山林閒人。人不望此。宣和東南。嘯聚蠱起。望風逃遁。守土猶爾。元矩正色。罵賊已死。靈書寢嘉。永耀青史。

葉靈一先生

葉彥球。錢塘人。崇寧間。受度尋師方外。遊長江。上荆漢。浮沅湘。訪天師遺迹。南游吳越。過閩廣。徘徊羅浮以歸。遂走京師。寓寶籙宮。復還洞霄。由是銳意教法。飛章走檄。禍福之驗。聳動當世。至安吉之烏鎮。鎮南有地。爽塏乃卜居焉。以符水為民。履瘡疾無不愈。鄉人敬信。冠屨雲集。經營之初。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故宮殿廊廡。金碧煥爛。賜額曰崇福宮。先生兩領洞霄。晚益精勵。賜號虛靖靈一大師。於蛻龍洞之傍。築室老焉。天台虞公似良。榜曰歸雲。壽八十四。無疾而終。

贊曰。遠行求師。足半四方。飛章顯天。休咎立彰。冠履雜還。金碧焜煌。至今殊廟。福庇一鄉。築室終老。蛟龍洞傍。誰榜歸雲。虞公似良。

何冲靖先生

何士昭。餘杭人。自幼有脩真志。師上清大洞道士胡處邦。受度。戒行精勤。數學不倦。凡慕道者。悉歸焉。宣政間。被旨典宮事。親詣京師。奏請。蒙賜度牒三百道。令本路漕臣應辦工役。一新宮宇。道侶雲集。號為全盛。重和元年十二月五日。召其徒告曰。吾歸矣。弟子環侍至夜半。方就榻。聞異香盈室。亟視已右脇而逝。時境內往往聞鐘聲。後二日。探囊得一紙書。頌云。五十年住人世。靈臺不染纖瑕。壬午三更子後。六闌萬里無霞。蓋是日壬午也。賜號冲靖大師。

贊曰。冲靖居山。戶外屢滿。乃奉綸書。幸新琳館。午夜鐘聲。回薄天半。四筵涕泗。九重歎惋。錦囊遺頌。去住懸斷。彼哉塵人。疾病則亂。

李明素先生

李洞神。字雲友。杭之新城人。自幼不如葷酒。嗜黃老學。七歲入洞霄。受度。刻意道法。戒行嚴潔。中年走淮海。謁徐神翁。密有所得。歸屏人事。宴坐林下。高宗賜號明素。俾

主寧壽觀未幾乞還山。授右街道錄。主洞霄宮。孝宗踐位。召使拜章。旋即昭格。乾道九年正月晦日。草別書遺同道。儼然而寂。嘉興錢公敘其行業。刊於遺像。有云。周流六虛。去來自若。死而不亡。先生有之。贊曰。去知而愚。性含太初。視有若無。心包太虛。生而神悟。密契道樞。死而神在。起頌遺書。

贊曰。該行浮辭。坐掩當世。而不容偽。生死之際。明素遺行。如蛻敝屣。歷歷別書。編告同志。兩朝寵遇。一枕夢寐。獨與神翁。徜徉天地。

陳凝和先生

陳希聲。字震甫。臨安人。師凝妙大師。金致一。以行業清高。際遇高宗。授右街鑿義俾。主洞霄宮。提綱嚴肅。獎拔後進。一時學者向風。乾道二年三月。車駕臨幸山中。扈從登游東西巖洞。賜御書度牒。號凝和大師。又書度人。經賜焉。淳熙三年九月。談笑而寂。壽六十有九。

贊曰。昔宋高皇。駕幸名山。希聲從游。東西兩巖。從容談元。喜動天顏。御書道經。照耀人寰。鼎湖既遠。華表不還。惟有喬木。曾聞珮環。

徐棲霞先生

徐沖淵字叔靜。姑蘇人。自號栖霞子。嘗浪迹江湖間。淳熙中被召。居太一宮。高士齋已而奉詔典洞霄通明館。久之。會孝宗居重華宮。召真佑聖觀凝神齋。嘗奉命和御製秋懷詩二篇。詩云。東壁星辰爛不收。夜涼河漢截天流。芙蓉院靜琴三疊。翡翠簾開月一鉤。黃屋非心辭大寶。碧雲有意思高秋。金聲玉振掩前作。漢祖空懷猛士憂。天末虹蜺晚未收。龍池新雨漲清流。鷗緣適意頻依渚。魚不貪香懶上鉤。賸喜三邊無警報。况當萬寶得成秋。嘯歌高蹈羲皇上。不復深貽海內憂。又令進西游詩表云。臣伏以頻歲蒙恩。薄技已塵於淵鑿。邇辰奉詔。陳言尚簡於帝心。深慙瓦釜之鳴。疊涸黃鐘之奏。伏念臣知識椎鈍。質性褻昏。哦松愧處士之風。夢草乏騷人之思。綠蓑青蒻。徜徉雲水之煙波。破帽蹇驢。潦倒灞橋之風雪。自是結繩樞之手。初非聯石鼎之才。敢期誤徹於聽聰。遂使叨承於顧問。茲蓋伏遇陛下。駕實光輝。日新其德。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學問淵源。決汝漢而排淮泗。文章鼓吹。動天地而感鬼神。創百世之規模。冠四始之風雅。以臣么麼。逢辰休明。雖聖度謙沖。博采芻蕘之論。而天威咫尺。妄干斧鉞之誅。拜手陳詞。俯躬待罪。臣所有西游集雜詩類成兩編。謹昧死隨表上進。以聞。上覽之。謂侍臣曰。近世士大夫詩有不及者。時豫章玉隆觀主席方虛。高士

謝守顥薦於郡。即日具禮走京師。迎之。居歲餘。假化朝奉郎府倅丘公琛。搜其詩數百篇。刻觀中。號《經進西游集》。

贊曰：嗟嗟文章。與時窮通。栖霞以詩顯。淳熙中西游兩編。上聞四聰。當饋嘉歎。有古人風。雪峯風葉。斧鑿心胸。不入里耳。永慚秋蟲。

俞怡然先生

俞延禧。字德厚。臨安人。受度於洞霄宮。自號竹林道人。襟韻洒落。善丹青。高宗賜御衣象簡。遷授道秩。後以古澗松進。孝宗御製詩賜曰：華確奔流瀉玉虹。凜然雲幹擬蟠空。紅塵車馬稠如織。夢入蒼煙萬壑風。嘗自寫神。恩平郡王見之。賜讚曰：日角月淵。天賜怡然。丹青妙筆。秉鑑自傳。妙中之妙。元中之元。不知誰氏子。乃玉京之謫仙。孝宗又賜以怡然二字。俾王寧壽觀。未幾乞還山。復俾知洞霄宮。隨亦退閑。往通明館。儵然棋局。開恬知自養。淳熙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與道侶對棋。拈子稱好。著而化。高士徐冲淵弔云：千里雲煙三尺畫。百年生死一枰棋。

贊曰：竹林道人。蚤歲善畫。際遇兩朝。馳譽天下。蒼煙萬壑。千古無價。進非奔競。退亦蕭洒。晚寄棋枰。坐遣餘暇。一子欲落。稱賞而化。

王純素先生

王思明號竹菴。臨安人。為王冲素弟子。性嗜書。編錄滿案。餘閑寄興風雅。與龔冲妙章清隱潘怡雲結山中吟社。當世重之。寧宗慶元間。賜純素大師。同領宮事故。翁陸公游。喜與交。為撰洞霄宮碑。謝別放翁詩云。還丹一粒如粟大。點鐵成金金不壞。服之冲舉騎蒼龍。直上九霄觀世界。君藏此藥天下知。鬼神正眼那能窺。歸磨蒼石竇君施。文章與此元無異。真跡尚在。壽七十餘卒。有竹菴詩彙。棲真洞神光記。贊曰。茲山文章遠者莫稽。近世具體。放翁一碑。先生力請。久乃得之。觀所與交。其人可知。手鈔千卷。劫火灰飛。有可傳者。竹菴集詩。

龔冲妙先生

龔大明。字若晦。仁和人。七歲讀書。一再過輒成誦。其家與洞霄胡先生志行族相鄰。先生省親奇之。引歸度為弟子。弱冠遇異人。得脩煉旨。神采秀發。積三十餘年。升山中主席。力辭弗獲。強起。應緣者四十年。自宴坐外。以吟詩自適。有南軒彙。平淡清逸。可觀。先是山中留題至多。久皆散滅。至君始裒為集。併刻洞天真境錄。寧宗聞其名。召至禁中。齋脩感格。及勾歸。上曰。卿居洞天。與此間孰勝。對曰。陛下居天上。洞天臣

不過人間洞天爾。安可相方。然人身自有洞天。神明居之。貴賤一理。存存於中。不為外邪客氣所據。則道同仙聖。足以無愧於洞天之居。上稱善。賜紫衣。賜號冲妙大師。遺金幣甚厚。還山建法堂。復賜書演教堂扁。理宗朝以國事擾攘。遣內臣劉世亨等諭旨。欲鑄鐘以下休咎。齋金五十兩。白金伍百伍拾兩。令合精銅為之一鼓而就。發音清越。詔降內帑。設普天醮。謝恩。併鐘樓改作。由是宮宇一新。嘉熙丁酉秋。語其徒曰。吾住山緣事畢矣。遂掩關不問世事。宴坐累月。明年仲春。扶杖出山。徧詣親舊。若告別者。歸經夕而逝。容貌如生。壽七十有一。

贊曰。天柱名山。騷士必至。古詩存者。千不一二。先生采錄。刻板行世。自茲題詠。罔有失墜。惜哉。生晚不及唐季。勿問厥餘。斯已奇事。

孫靈濟先生

孫處道。字元素。餘杭人。穎異肥皙。總角有出塵志。嘗夢幢節迎導入大宮闕。主者勞問殷勤。若有囑付。未幾。隨父入天柱山。指樓閣曰。此正疇昔夢見者。師冲妙先生。嘆曰。天意昌吾大滌。使爾來耶。長通老列莊書。精琴棋。嗜丹青。序升主席。賜號靈濟通真大師。歷二十七年。以常產素薄。請於朝。理宗賜度牒。買田陽羨。築塘立圩。不數月。集

事。又賜璉川田以益之。為書洞天福地四字。仍賜書清靜經一卷。至今冠裳雲集。供給不匱。皆其力也。平日與朱復常談論相契。復常既得道尸解。君以行實奏聞。得贈妙行先生。景定甲子。彗星見東南。每夜起觀。咨嗟謂左右曰。應在今冬。吾不及見矣。七月十七日。召徒眾戒飭特異常日。俄頃。整衣冠端坐而逝。年六十有二。是歲冬。理宗升遐。其言悉驗。

贊曰。元素蚤年。夢游勝地。來見洞天宮闕不異。惡知一夢。非真造詣。二十七年。非真夢寐。我田既闢。我庾不匱。後人安居。毋忽所自。

貝徐二先生

貝大欽。號懶雲。餘杭人。入道洞霄住山三十年。延納雲水。日親視厨饌。無闕典。得陳季卿故址。建洞晨觀。脩黃籙。普度餘萬名。自邑至宮十八里。道路崎嶇。行者以為病。君捐資買石。甃為夷塗。理宗賜號靈一犬師。速龐眉皓首。徜徉泉石間。如神仙中人。壽八十六而終。其徒徐應庚亦餘杭人。好學。日鈔夜誦。卒成才。同衣稱徐白眉。贊貝君甃路。親董工役。不避寒暑。增土築塘。架石為梁。夾路樹林木。閱五年成。亦解化。壽五十餘。自景定至今四十餘年。行者如在圖畫。其師弟子之功不可沒也。

贊曰。天柱入邑。十有八里。道路嶮峻。行者病矣。孰能夷之。君師弟子。五載成功。千古如砥。洞晨瓢笠。來者如水。後人勉旃。勿忘初志。

國朝

貝凝真先生

貝守一。號月溪。餘杭人。通經史。靈一先生初洞晨觀。命開山領袖齋道員千人。雲會之盛。為苕邑觀未幾。旬閒築居避喧文室。後久之。遷九鎖外山菴。吟咏自適。有月溪橐鏤板行世。畜海上奇方。施藥十餘年不倦。自洞晨退席。散衣鉢。遺諸徒。及親識。唯存布衲二念。餘年不改操。今至元戊寅序升主席。授凝真抱素大師。其師劉褒之曰。素懷淡泊。尚有典刑。推此可見。自是終不事事。庚辰九月無疾泊然而化。壽八十二。贊曰。古人敝緼。弗恥為賢。世無令聞。文繡爭妍。貝公布衲。餘二十年。寄興詩酒。養高林泉。壽邁八秩。報之則天。緬懷典刑。清風儼然。

郎楊二先生

郎如山。字魯瞻。號一山。餘杭人。精教典。師洞霄明一先生楊公明。一師凌公。中年目眇。躬侍飲食。澣濯無憚。勞苦。宋景定間。召居延祥觀。賜號總教大師。欲畀道秩。辭願。

榮親上從之。官其父必聞迪功郎。會靈濟孫先生被朝命。蓋廣常產。公贊襄為多。今至元丁丑春。開山西湖崇真觀通真齋高士。逾年。領洞霄主席。兼西太一宮。共掌浙西道道教。得南塘趙文懿故居。建通仙宮。以便雲水。先是兵火後。民多流亡。公設黃籙醮。普度八千餘名。多矜饑之應。戊子三月。御史中丞崔公。或尋訪高道。以公入覲。暨乞歸。奉旨。蠲宮門租賦。元貞初。元宣命授體元崇教安道法師。兼管本山諸宮觀事。丙申。賜宮錦金衣一襲。一日。謂徒眾曰。吾主茲山十九年。名位踰分。維持吾教。不得不然。而胸次了無一物。今老矣。不久斯世。汝等當勉勵進學。勿羨吾榮。丁酉十一月初五日。無疾而逝。壽七十有三。其徒楊公清。一字元潔。號逸峯。臨安人。蚤遇明師。精於符法。特達好施。與鬻餘杭後塘路。建石門通仙橋。宋咸淳七年。召為東太一宮法師。九年。陞左街鑒義。今至元壬午春。住持宜興通真觀。後改陞西太一宮。繼郎公席。復任家山宮事。丙申秋。以郎公命。捧香詣闕。郎公之賜衣。公亦與焉。已而畀宣命。授沖真洞元葆光法師。歸領杭州路。道錄郎。公既羽化。己亥八月。涓吉治葬。預陳祭告哀慟而死。壽五十七。以死傷生。固儒者所弗許。然與其易也。寧戚。今世為人子者。生事死葬。苟弗畔禮。尚以為孝。吾道以義相父子。思弗逮焉。乃能為人子所難。

能者其師弟子間相與之至為可傳也。

贊曰：上世得道窮居終身。諸侯弗友，天子弗臣。教門既立，輕重由人。感動當世，元風乃新。先生父子，榮耀山林。况乃慈孝名，胡可溲。

呂金二先生

呂貴寶，字若虛，徽州休寧縣人。通儒業，慕陸永仲隱居，來游為道家流。以石室自號，襟韻灑落。宋度宗召為開元宮書記，則堂家鉉翁知鎮江，檄領紫府觀，與天慶聶先生友善。今至元丁丑，舉公代之，授明一，疑虛冲妙大師，兼本路道錄，為政寬而廉。諸山稱道官樣，多以琴棋觴咏交游。縉紳間時，則堂寓河間，不遠千里，往見得贈詩云：陋巷久無佳客過，眼明忽見洞中寶。要將昔日黃梁夢，說與人間未悟人。少年初

記識君曰：老去相逢天盡頭，徒步天涯見坡老。世間能有幾元脩。

元脩，見東坡於海內。

史列傳

年五十二，預知死期，別知識，終於天慶。友丈篋空無儲，惟古書百餘卷。其徒

囊骨歸葬家山。金正韶，字九成，號約山，餘杭人。早歲師桂林舒公，敏慧淳謹，與石室

同居讀書十餘年。宋度宗召為龍翔宮書記，今至元丙子後，再以高士居宮之。頤正齋。會元教大宗師，捧詔入杭，授洞觀冲素大師。名山講師，所居文籍山，積展翫耽讀。

至忘寢食。雖病手不釋卷。尤深性理之學。庚寅秋解化。留書法眷云。生死事急。不及候歸。了無遲戀意。年四十七。學徒舒逢原。集其著述傳山中。二公同志同出處。皆不以壽終。何哉。

贊曰。上世才賢。相望林野。歲月寥邈。有難稽者。後來有作。纖悉模寫。所憂泯滅。遺恨泉下。二公苦學。留意風雅。參以高道。亦其次也。

洞霄圖志卷第五終

卷之五
終

附洞霄宮住持題名

本宮甲乙住持已前姓氏不可盡考矣。從舊志自宋紹興年間。至德祐乙亥。凡十三人。住持都監兼領通明殿焚修。皆係尚書省奏旨頒降。致黃省劉差充。歷任年月。不暇詳錄。

凝妙大師金致一。虛靖靈一大師葉彥球。右街道錄明素大師李洞神。右

街鑿義凝和大師陳希聲。虛靖靈一大師葉彥球。再充。葆光大師潘三華。

沖虛大師高守中。虛一大師王居實。沖妙大師龔大明。沖素大師王大年。

靈一大師貝大欽。明一大師楊大中。演教大師龔文煥。通妙大師郎道

一。

國朝至元十三年為始。住持。

葆真毓和大師郎道一。至元戊寅十一月。奉管領道教所割付充住持。都監壬午三月欽奉。聖旨。護持本宮。自宋咸淳辛未四月。由副職升

住持。至今。至元乙酉。凝真抱素大師貝守一。至元戊寅十一月。奉師割充住持。正月終任。凡十四年。同都監。至元庚辰九月。終任。凡二

年。杭州路道教提點澄虛明教守正大師曹至堅。至元己卯十月。奉師割充副

月。并提點住持。丁亥三月。欽奉聖旨。護持。養素沖元通妙法師吳處仁。宋咸淳本宮及諸宮觀。己丑正月。終任。凡十年。

月充同知宮事。今至元戊寅十一月奉師劄升知宮事。至元己丑八月升提點住持當年十二月終任。凡十八年。

元貞元年為始。住持兼管本山諸宮觀事。

浙西道道教提點體元崇教安道法師郎如山。至元戊寅十一月奉師劄充副宮

道教提點。庚寅十一月升住持提點。元貞乙未正月欽奉。聖旨住持提點兼管本

山諸宮觀事。大德丁酉二月欽受。宣命當年九月欽奉。聖旨賜金錦法服。

十一月終任。浙西道道教提舉清脩明素冲道法師舒元。至元戊寅十一月

凡十九年。己丑八月升浙西道道教提舉。庚寅十一月升提舉知宮。元貞戊戌二月欽奉

聖旨住持提舉知宮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大德己亥七月欽奉。宣命住持提舉

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十二月發奉鎮遠王令旨。奏賜通明養素真卿家簡金。清

冠法服。甲辰六月以老病關領都提點。焚修。凡二十七年。終於丁未六月。清

修養素冲妙法師沈多福。至元庚寅十一月奉師劄充副知宮事。大德丁酉九月

己亥七月欽奉。聖旨住持提舉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庚子三月發奉晉王令旨

冲天觀住持提點。笑卯六月升本宮住持提點兼管本山諸宮觀事。甲辰六月欽

奉。聖旨護持及本山諸宮觀。丙午二月又欽奉。聖旨護持。當年六月欽受

宣命。授清脩養素冲妙法師杭州路天柱山大滄洞天河霄宮住持提點兼管本

山諸宮觀事

附知宮事題名

宋紹興後

明真大師駱大成。冲和大師喻大時。冲真大師陳以明。宏教大師許可久。

左街道錄凝真大師俞延禧。崇真大師登居仁。洞淵大師胡道樞。靈濟

通真大師孫處道。凝神大師朱特立。

國朝至元後

凝神大師朱特立。宋咸淳庚午正月充同知宮事。壬申四月升知宮事。今至元丁丑十一月終任。凡八年。崇道冲應清真。

大師觀妙齋高士周允和。至元戊寅十一月奉師劉充知宮事。太一宮觀妙齋高士。至元乙酉七月終任。凡七年。

附同知宮事

宋紹興後。純素大師登師德。凝和大師章居中。元素大師王思明。

國朝至元後。真常洞微守正大師李元綱。至元庚寅十一月奉師劉升副知宮事。大德己亥二月終任。凡九年。通

妙崇教冲逸法師孫元吉。

元 本山隱士鄧 牧牧心編

元 本山道士孟宗寶集虛集

碑記門

天柱觀記

天柱觀者。因山為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二在壽陽。泊
今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壤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
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宮主領。考校災祥。
今天柱山。即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往
忽來。真縱杳冥。非世俗所測。而况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西按。兩天眼之龍源。次
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
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壁於雲霄。立天為名。以標奇
持耳。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龍蟠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非山秀
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

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題靈跡。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羣虎來柔。史籍具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翹。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玄元皇帝為祖宗。崇尚元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符。則有潘先生宏演真源。搜訪神境。宏道元年。奉敕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為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元闢愈闢。特賜觀壯一所。以給香煙。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廊檻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羅之陰。葉天師法善。朱天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為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字。翠珉流芳。昭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屏。藥圃新池。古檀書閣。各有題品。足為耿光。鏐此際。蒙聖朝。叠委藩閭。縮闔之封。略統勾踐之山河。寵極蕭曹。茶菓渾郭。紈懷斯地。實適維奈。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初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改為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順。百靈使清泉卻侵白虎。致使觀中寒落。難

駐賢能皆為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鏐因歷覽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并立三軍百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辦香燈，竟歲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聽請上清道士闍二方遠，與道眾二千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為國焚修，鏐特與初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漆低作平，減高為下，改為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漆培乳山，卻為主案。尋即一二年內，法主兩需溼恩，道侶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絳節霓幢，不絕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元風者哉。尋又續發奏章，奏闕上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真派流輝，方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為之教，欣聞有道之人，教賜法號，為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棲帶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元機契合，負笈俱來，鏐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醮同修，福既薦於宗桃，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表，蒙恩鴻繼，賜紫衣，焚脩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敕上清精思院，為真朝念道之方。建堂厨，乃陳鼎擊鐘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

於庭除地賴時聞於窗戶兼為親蹠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
妙有大師閣上君靈芝異稟結鶴標奇誕德星躔披覽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
紫府之表儀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桐山也遊方有志躡屩忘
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同搜抉所謂道
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開基至於功畢備仙家之勝概暢聖祖之真風遂錄畫圖封
章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旨敕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圖一
面事具悉我國家襲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跡甚多然自兵革荐興基址多
毀况茲幽邃豈暇修營卿考一境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選精懇
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元貺來祐昌期豈唯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既陳
章奏披翫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
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真聖非一莫匪乘虛躡景出有入無雖或挂於傳聞不可知其
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晉漢以來迄於唐室修真之士繼躡
清慶當四方倣擾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虛
八節之修齋妄闕有以保國家之景祚福兩府之蒸黎鏐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超極

品上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皈依泰蒙委以東南封功臣兼頒金券家山衣錦兼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乃是正真護持之力。玄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為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措置營田招討安撫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杭越等州諸軍事兼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錢鏐

天柱觀碣

太史公稱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嶽作鎮羅浮枯倉輦十三為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粵天柱之號潛霍及此三峯一稱矣。蓋以其下擢地紀上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豈唯蘊金碧宅靈仙所貴興雲雨潤萬物也。自餘杭浙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崢嶸幽徑窈窕繞越千步忽巖勢卻倚襟領環拚而清宮闕焉。於是傍訊有識稽諸實錄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隱於茲以雲林為家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為之馴擾晉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略而言。自先生閱景潛昇而遺

廟斯立。暨我唐宏道元祀。因廣仙跡。為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謂之大滌。雖寒邃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大帝陰宮耳。爰有三泉。二軌一盪。殊源合派。水旱不易。擁為曲池。紫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磔。冬溫而冒萍藻。既漱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不飄厲。故棲遲者心暢而壽永。磐礴紆輿。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況於人乎。正觀初。有許先生曰。邁懷道就閒。薦召不起。後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子微。暨齊物。夏侯子雲。皆為高流。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羣寇蟻聚。焚爇城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愔。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遺氓憬附。復輯其業。筠與逸人李元卿。樂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後來君子。靡昭厥由。故覈而志之。表此堅石。大歷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中巖道士吳筠記。

厨院新池記

過知己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厨院因前池餘派。浸潤坳堂。數步及雷。繞供厨。飭滌器而已。邑大夫順陽范愔。跡累人羣。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隘為溝竇。乃命黃冠等。頤指廣袤。鑿周宇下。駢石以涯。之畜流。

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滿院。執爨無欲清之僕。挈瓶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范公實所謂新池知已矣。靜勝則道淳。境幽則神王。予與吳天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瑩轍心膽。滑昏潛遁。事苟愜於心。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故因碑籀餘地。刻石誌之。猶詩人有泌泉之作。大歷五年歲號閏茂八月一日處士李元卿記。

宋

洞霄宮碑

造化之初。昆侖旁薄。一氣既分。天積氣於上。地積塊於下。明為日月。幽為鬼神。聚為山嶽。海漬散為萬物。萬物之至靈為人。人之至靈為聖哲。為仙真。而道為天地萬物之宗。幽明鉅細之統。此處羲黃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變化也。其書為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陰符度人。西生昇神之經。列御寇莊周關尹喜之書。其學者必謝去世俗。練精積神。棲於名山。喬嶽略與吾教不類。而篤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堯舜周公孔子遺書無異。則正吾教之大指也。臨安府洞霄宮。舊名天柱觀。在大滌洞天之下。蓋學黃老者之所廬。其來久矣。至我宋遂與嵩山崇福獨為天下宮觀之首。以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亦以提舉洞霄超拜左相者。則其地望之重。殆與昭應景靈泉。

泉萬壽太一神霄寶錄為比他莫敢望。在真宗皇帝時始制詔改宮名賜仁和縣田十有五頃以奉齋醮。悉除其租賦。至政和間宮以歷歲久穿壞漫漶。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命兩浙轉運使復興葺之。歲度童子一人為道士。建炎中又廢於兵火。高宗皇帝中興大業聞之當宁歎息。迺紹興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鐘經二閣。表以崇閣。繚以脩廡。費出慈寧宮梓匠工役具於修內步軍司中使臨護。犒賜狎至。既不以命有司。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有役。一旦告成。金碧之麗。光照林谷。鐘磬之作。聲摩雲霄。見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運鬼輸也。可謂盛矣。及上脫屣萬幾。頤神物表。遂以乾道二年。自德壽宮行幸山中。駐蹕累日。敕太官進蔬饌。親御翰墨。書度人經以賜。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殊尤之跡。今乃創見。慶元六年九月。葆光大師宮都監潘三華與知宮事高守中同知宮事水丘居仁以告游。曰。願有紀。以為無窮之傳。游以疾未能屬稿。同知宮事王思明及其徒李知柔踵至以請。會游被命。紬史又不克成。嘉泰三年四月。史成奏御。乃能叙載本末如此。且作銘曰。

在宋祥符。帝錫帛書。迺作昭應。比隆河圖。元豐景靈。列聖攸居。元祐上清。以祝帝儲。秘宇煌煌。煥於天衢。徽祖神霄。誕彌九區。迨我高皇。省方東吳。曠言天柱。鎮茲

行都警蹕來臨。神明翊扶。乃御幄殿。穆清齋居。天日覆照。雨露涵濡。迄今遺民。泣望屬車。三聖嗣興。光照聖謨。千礎之宮。騫勝太虛。傑閣鴻鐘。震於江湖。肆作誦詩。億載不渝。

中大夫充謨寶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秘書監陸游撰并書丹題額開禧元年歲在乙丑四月望日同知宮事王思明知宮事水丘居仁住持都監兼通明殿焚脩高守中立石

洪鐘記

聖天子握符御極。敬天愛民。遇雨暘稍愆。禱於羣望。所至感格。其靈績最彰者。則杭之大滌也。是山居洞天三十有四。為天柱福地。距行都三舍。御前崇奉有年矣。宮宇宏壯。獨闕巨鐘。使命絡繹奏聞。上思所以揭虔表靈。迺紹定己丑。病月丁亥。有旨命鑄。仲秋己未告成。夫山川流峙。雲氣出沒。明神所以代化工。而施利澤也。霓棟橫空。鴻音徹漢。聖天子所以鎮名山。而昭丕貺也。神有顯功。上有庠報。此殊庭盛事。可無紀乎。載攷圖籍。唐大歷中有神應鐘台之黃巖。因禱旱醮德。鄉人每以驗晴雨。經建炎燬燼。聲弗逮初。開禧邊帥畢再遇於淮泗。獲景靈舊鐘。漕臣黃華求真之大滌。亦

既并止。然物久則弊。剝極宜復。其革故鼎新。必須時應數。邇者宸命既頒。幣出內帑。工擇國良。賜度牒。以資其費。融兼金以美其質。衆索一鼓。大器立就。其形不侈。不弁不厚。不薄。其聲不石。不播。不柞。不鬱。鐘成樓亦加肆。殆時數之偶歟。近臣劉世亨承命。厄事。盡畫宣勞圖形以進。天顏闈懌。猗歟盛哉。聖天子嘉惠名山。與先朝賜田臨幸。匹休於無窮矣。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鐘器也。而道寓焉。僅能因器以求道。則銷去鑛錯。保合粹和。內明外寂。力到功深。窮遠徑於華陽。侍宸遊於月殿。服猛獸於巖前。藏金丹於若下。自然山川呈瑞。神物薦休。鳳鳴高崗。龍脫幽穴。清泉沸井。祥光燭天。所謂地靈人傑。豈昔有而今無邪。無已則澄神寡慾。體道修真。庶幾善人。以多嘉祥。自應雨可。請賜可祈。尚無負於清朝欽崇之意。乃若聽考擊於晨暮。昭報稱於熏脩。祝聖壽而保皇圖。與洞天福地同其長久者。又不待言喻也。朝議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講曹叔遠撰。并書。朝奉郎行秘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池聖夫題。蓋拱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兼國史實錄院都大提舉諸司主管講筵所主管往來國信所同提點皇城司提點資善堂提點內軍器庫所提領延祥觀兼提舉洞霄宮昊天殿祥符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劉世亨奉旨監鑄。同知宮事胡道樞。知宮事王大年。特賜沖妙大師住持都監兼主管昊天殿焚脩龔大明立石。

檀越施田記

洞霄距行闕三舍而近。翠華臨幸。舊德典領延綾寺。紹崇禱旁午。望出瓊臺珍館之右。星冠羽衣來游來處。常不翅數百千指。九霞八景。晴霏濕翠。朝攬夕挹。充然自得。而主其徒者。每皇皇懼無央數眾之弗克贍。唐中葉嘗賜觀莊田一所。國初錢氏籍以歸有司。祥和中。賜仁和田十有五頃。除其租。紹興叔通明殿於宮之東徧。又歲有常餼。以給齋祭。列聖涵育之恩。至矣。賜田中更多。故僅存硤瘠。歲入不足支數月。都監宮事龔大明。語其徒王思明。王大年。前是住山潘君三華。尚能斥橐裝。買曹橋田以繼粟。吾徒可坐視寬鄉上腴。大家腐陳。白彼有餘。補吾不足。庶幾我疇。我耕我庾。我積以裕我後之人。怡聲勸相。堅力經度。其志卒以酬。畏壘既壞。姑射且熟。鼓腹升平。稽首萬壽。欲與是山相為無窮。來諭余為記。夫道行乎天地之間。日用飲食何者非道。先王以是生養天下。一夫授田百畝。于柘築場。有其時。糾立趙錡。有其具。堅好顛粟。春榆釋烝。有其成。牆屋有桑。疆畦有瓜。蔴柵有雞豚。沼有魚鼈。身勤於所養。心

安於所止。一毫無待於人。此王道所以為盛也。世降道裂。食非其力者所在皆是。而為老氏之學者。以清淨無為為宗。須於人者狹。雖名山藏室。大洞殊庭。號稱海內之望。亦往往微常產以自殖。其教然也。於其教清淨無為之中。而能謀長以殖其眾。可不謂難乎。雖然。樂與餌過客。至道澹乎其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而用之不可既。爾師之說然也。繼今不以口體為心害。宜有進乎澹而無味者。余家天目之陽。去天柱為近。間嘗分半席叩之。施者生有祈。死有薦。其姓氏畝石。並附見碑陰。云寶慶元年三月旦。日朝奉郎行秘書郎洪咨夔記。并書。朝散郎將作少監兼權禮部郎官兼魏惠憲王府教授鍾震題。蓋知宮事王大年。冲妙大師住持都監龔大明立石。

演教堂記

盤古開闢宇宙。天先成而地後定。故都天之號。柱於八極者三。不周以北存而勿論可也。惟滯山之東。杭山之南。積氣溫厚。有雙柱峙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三辰之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而不以地對。蓋維持主宰者在。上。地不過承之而已。洞霄舊號天柱觀。而演教堂則又接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

者也。先是堂列大門外。傳者曰：神營化造，不類目巧之室。殆未可知也。後遭兵燹，更創於正殿後，紹興肇其迹。開禧興其宇，端平又峻其基。室虛而白，楹廣而閑。雖寬抱梁陽馬，承楹堂之背，叠石作嶽，曰聚仙亭。翼步欄而上，曰方丈室。耽耽乎廣廈，真可談混元論黃虞矣。矧惟我高宗皇帝，曾手書度人經以鎮清真之場。孝宗皇帝御制古澗松詩以尊不老之道。玉宇扁於寧考，金錢錫於慈皇。今主上又敕命冲妙師大明董集斯事，列聖修道奉教，何其盛也。堂甫成，大明羽化，而師孫處道與監宮大年及大欽述師之志，綜其本末，求記於潼川吳泳。泳曰：汝知所謂堂者，因教而有堂耶？所謂教者，因堂而有教耶？向者堂弊教亦弊耶？今者堂新教亦新耶？吾與子言：堂有成壞而教無新故，仙聖之所重，惟教耳。然聖人以身教也，真人以神聽也，以身教故不悅道之華，以神聽故不逐言之迹。今營一畝之宮，築環堵之室，既勤樸斲，又塗墍茨輪焉，與焉。惟欲其美而身有玉廬，心有絳宮，腴有黃室，肺有皓庭，面有赤宅，耳有三門，喉有十二樓，兩眉有紫戶，青房七巧，有金闕玉輪，皆自己之堂也，而不能徽也。指三洞十二部為教母，綜五筭七千笈為道樞，勃勃旋於珠口，團團走於環中，便以口之所授為演妙耳之所聞為證真，而自有此山以來，陰陽之浸，昏曉之割，日月之

相觸雲雷之相盪飄風暴雨卒斂於無影煙縷霞復歸於朴鳥啼而林幽則動中有靜龍蟄而霧滌則寂中有感變通而為四序流形而為品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自然之教也而莫之悟也處道曰若爾吾記則歷劫以至於今千聖之戶庭荒矣雖然吾復為子通之老氏之學根以清靜虛明行以慈儉忠孝其無為也無不為也近於易不爭也莫之爭也近於謨谷神之說近於虛受嬰兒之喻近於若保脩養而引年近於祈天永命真誥為性與道合由道之體近於中庸王子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近於孟子若夫淮南原道之極至於和與性使父無喪子憂之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獸胎不殞鳥卵不殞則又吾孔門家法也作是堂己王眸詵詵豈無望道而欲見者倘能味法如蜜調心如弦祿神識如鏡為善無近名為學不躐等雖有拱壁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則聖真在己不必問鄰矣霞子研之哉雲孫瑩之哉淳祐三年七月既望寶章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龍萬壽宮中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吳泳記端明殿學士朝請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黃巖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杜範書端明殿宣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同提

舉編脩敕令臨邛縣開國侯實邑一十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定子。篆蓋靈濟大師同知宮事孫處道。靈一大師知宮事貝大欽。沖素大師住持都監兼通殿焚修王大年立石。

東陽樓記

余曩登平都山訪濂溪周子舊遊。亂碑中得小片。周子題兩絕句。點畫勁正。猶存溫厲之氣。官合陽時筆也。其一詠陰仙丹訣云。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後更知微。又從山中人得觀丹訣一篇。二十年間往來於心。未忘也。先墓在餘杭廬居山中。數遊洞霄。道藏寫本。甚真。山廬無事。時得假借。無何閱之。徧則知丹訣所云。周子一言蔽之矣。宮殿都監貝其姓。大欽其名。餘杭人。賜號靈一。作小樓畧中。不侈不約。可詩可觴。愛其翼然於塵外也。與客造焉。請名。適朝陽出高崗之上。因作東陽樓三字遺之。摘陰仙訣中語也。今又十餘年矣。丹訣則已忘之。惟周子詩中之意炯然心目。靈一之孫守一。囑如圭來言曰。靈一年八十六而卒。願得向者名樓之義。以發其幽光。余曰。乾元陽神。吾資以始。坤元陰精。吾資以生。元一也。而分二體。於是有尊卑。有貴賤。以尊卑言。則先乾而後坤。尊當在先也。以貴賤

言則先陰而後陽貴當居後也既有先後則有嗑有睽有同有訟不得而齊焉不齊則離離去為變相保則合合為大和物生於和死於變精神合一即日月合一日月合一即乾坤之元復為一此天地之正道萬物之公理聖人以此制為禮樂達之天下禮無往而不來樂無進而不返斯道也在人或知其道或識其小未嘗墜也周衰道微四代禮樂之數掌於柱下史乃或取之以養其生雖然禮樂者大和之器也所以建天地溥萬物非有我之所得私也私之者小之也知廣而充之則大矣是故一物有盡而萬物無終一身有終而萬人無盡萬人無盡即我之無盡矣又何人之分靈一以壽終矣四海之內一視而同其未死者皆靈一也不與天地同長久乎乎都煙屢蒼莽石刻之存者幾希由是以志諸洞霄尚不泯乎儒先之遺意不亦可哉咸淳元年中春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眉山陽棟記并書光祿大夫參知政事姚希得篆蓋

洞霄宮莊田記

鼎著養賢之象凡學先王之道者皆有養也自釋氏老子之教學與其學者莫不待養於公上豐其廬擬於校庠序食其人優於後造秀是於古養生之義合乎否邪老子

之道。黃帝之道也。羲皇繼天立極。肇明倫紀。循天理之自然。以為教。因人心之本然。以為治。無為而無不為也。老子生於周之叔世。覩當時文弊之極。思返之淳古之上。故其為教。本禮而尚德。其為學。務主靜守一。以求之於內。要其成就。合於聖人。誠之無為。非說流俗以自異者也。自漢人以黃老名家。儒者病之。至於今。以異端見稱。夫豈知黃帝之道。傳為老子之學。與堯舜同稱之異端。過矣。我理皇游情六藝。傍通百家之書。嘗有契於神情之旨。故於老氏。獨厚為其近於儒也。洞霄為天下第一。自祥符已有錫田。淳祐間。上特出內府度道士牒。賜本宮。俾易為緇。益市常產。以裨贍用之乏。奎畫昭回。焜耀於九鎖之下。住山孫君處道。仰承天寵。治田義興之野。罄已資。合羣力。經度土工。再更寒暑。疆畝乃備。則常豐莊是也。寶祐間。尋被特旨。撥賜長興之田。在秋川者。孫君復率其徒。墾闢荒穢。久乃就緒。而朝命有嚴。俾歸其產於蒲澤之暴。更以烏程歸安二縣官田。申錫本宮。後先五年。重施程績。費用億種。乃克登粟我庾。以漬於成。則萬年莊是也。杭人相與言。昔歲資儲。屢空宮中。百數弗克贍。自二莊既成。羽衣黃冠之士。來游來歌。不遠千里。食者倍徙於昔。而資用不竭。是雖上恩衣被。而孫君師弟子。堅苦不倦。瘠己裕人。其功不可沒也。叶贊其事。則有王君大

年貝君大欽皆龐眉皓首年八九十道岸蕭散與孫君為山中三老松間石上入望而見者以為神仙人子猶及識之今皆衰謝其所建置成就自當與此山相為不朽住山郎公道一慨孫君創締之艱勤求鉉翁為之記俾後有考謹不敢辭然念聖人之養賢與賢者之自為養實交致而並舉上遇老氏甚厚學為老氏者當知所以自養食焉而思知其學所以同於堯舜毋以異端自處而以聖道自期夫然後無負聖皇尊禮老氏之意云咸淳九年六月吉日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鎮江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家鉉翁記朝議大夫軍器監兼左曹郎中劉叔子書宣教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余安裕題蓋輔教大師同知宮事吳處仁凝神大師知宮事朱特立通妙大師住持都監兼通明殿焚修郎道一立石

棲真洞神光記

紹定辛卯孟夏郎官楊公彥瞻游九鎖山幽巖邃谷無所不歷二十有一日至棲真洞登東西兩臺洞絕頂故有若華蓋者方舉火燭之忽神光發東臺上圓如滿月青白相半升華蓋而止火為奪明良久乃散觀者驚異公顧問偕行羽眾是何祥邪思

明對曰。禧二百二十餘年矣。在祥符間。國家崇尚元教。漚漚使陳文惠公。率官屬有禱於大滌洞。維時洞中出現是光。照耀林麓。文惠公表奏朝廷。詔旨褒嘉。始改洞霄宮額。而扁亭祥光。為一代榮典。方今元教之盛。不異祥符。公以勲舊子孫。歷管郎署。名位德望。豈出文惠公下。兩洞神光。皆有為而發。非偶然者。公撫然曰。予何人。敢望文惠公哉。休徵之來。偶相符契。然不敢上負洞天之靈。乃捐金買田若干。以助齋庖。以答神貺。嗚呼。洞天自漢元封。彰神顯異。何代無之。謹以身所親見。感動當世者。刻著於石。使來者有考。且無忘揚公之德。公名伯昂。彥瞻其字。和武恭王孫。好善忘勢。不異儒家子。時有東臺仙子許參元。滿月光明現大千句。留題山中。紹定五年夏。至日。當山道士元素大師王思明記。同知宮事胡道樞。知宮事王大年。冲妙大師。任持都監兼通明殿焚修龔大明立石。

冲天觀記

洞霄知宮靈濟通真大師孫處道。興起宮事。既勤既備。乃卜基於安吉之青坡。初作上清道院。都監演教大師龔文煥。式克有堂。拓舊而新。殿廡整比。丹碧爰業。復以冲天觀敕額。請於朝。既又獲省符。視御前宮觀。悉免科役。俾其徒周允和主之。遂為茗

雲間一大奇觀。乃介王道州洧。謁文於予。予聞吳興號水晶宮。其山川清曠。宜有高
人逸士。如昔者桑宁翁。元真子之徒。往往猶未見也。二君經始棟宇。以崇其教。以淑
其徒。或者前所謂高人逸士。庶幾其亦來遊乎。道家者流。其初出於傲世矯俗。老莊
列子是已。司馬父子始推儒者。納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不曰堯舜道心。孔曾道學。
固儒者所謂道也。然而章句為工。青紫為志。專門名家。甲詆乙排。子長誠漢人也。知
漢儒而已。今天下儒道之盛彰彰明矣。視國事猶家視人猶己。視孫君龔君之皇皇
懇懇。方洞霄整辦之餘。又為沖天開山。焦心勞身。無所為而為之者。其幾何人。漢儒
其又可訾邪。此之不為而彼之有立。予所為嘔焉寤歎也。使二君而歸於儒。其亦能
有立邪。因為之歌。以訊之。噫。胡為兮。山水幽。青坡上下兮。蒼雲交流。芙蓉衣兮。蘭珮
青精為飯兮。瓊糜為羞。致虛極兮。靜篤。眇外物兮。焉求澹和風兮。扇春嘯。璧月兮。皓
秋。八極兮。一息。神光爛兮。斗牛。歷萬劫兮。不泯。遺天下兮。忘憂。飛仙兮。何許。慈愍兮。
虛柔。定非閉固兮。絕物。私一己兮。身謀。天門兮。虎符。上帝有命兮。汎掃九州。時清平
兮。可仕。招隱君兮。毋彼留。咸淳九年癸酉歲上己日。承事郎秘書省校書郎兼權樞
密院編脩官兼崇政殿說書余安裕記。中奉大夫新除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

錄院檢討官文復之書中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講高斯得篆額養素大師監觀沈多福廣妙大師同知觀事周國壽輔元大師知觀事張真嗣妙有大師開山住持管轄周允和立石

洞晨觀記

餘杭洞晨觀蓋洞霄宮流派也。前面玉几側挾婁樂山。茗溪支港環出其後。故為邑人陳季卿居。傳記所載。季卿遇終南山仙翁。以竹葉為舟。者洞霄宮都監貝靈一得而愛之。開建觀宇。凡殿閣堂廡庖福諸舍。色色具備。風瓢雨笠。來游來居。咸得其所。歲癸丑。請於禮部。錫今額。命其徒貝守一開山主領。自甲而乙。徐應庚繼之。端明洪公熹尹京。復為表奏。視本宮古例。悉免科役。迄今三傳矣。塗既丹牖。歲有增益。迄為名山。先是靈一以餘杭至洞霄。十有八里。山路崕嶽。行者以為病。乃捐己貲。築塔甃石。開成坦塗。車馬之往來便之。復營接待使。有息肩地。用心可謂仁矣。謹按東南名山。若句曲武夷。桐柏之魁。岍奇秀。皆諸宮觀羅列形勝。各有所分。無得專美。而洞霄發源天目。蘊為洞天福地。大滌天柱諸山所融結。環抱者止於一區。故其源深流長。本大枝茂。若宮若觀。若道院。支分派別。遠近咸有羽流之盛。足擬一中郡。國家優異。

恩數非他處敢望。主席必循序遷不得僥倖。有得至焉。亦皆老成重厚。深歷世故者。是以元風日振。代不乏人。靈一往矣。行路稱思其功。所謂死而不亡者哉。靈一蓋穆陵賜號其名。大欽咸淳甲戌日南至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右司華陽宇文十朋記。并書直寶謨閣學士中奉大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主管勸農使龍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陳存義蓋元素大師知觀事陳敬雷靖逸大師管轄住持觀事貝如圭立石。

洞霄宮昊天殿上梁文

上穹昭格。端景命於皇朝。時御博臨。迓殊祥於福地。爰體清都之志。肆承法履之光。惟天柱之一峯。闕仙家於九鎮。韶奏下雲霄之響。真游仰鸞鶴之翔。風高清淨之風。茲劇欽宗之典。用榮輪奐。以傳休明。恭維今上皇帝陛下。德駿道隆。功成治定。珍符時介。何顯賜於蒼規。至養日崇。罄宸誠於天閭。皇太后殿下。親身勤約。造道精微。省法宮玉食之榮。巖洞府璇儀之奉。皇后殿下。肅端坤厚。光配乾純。淑躬則以欽承。履柔謙而昭事。今則庶工云集。華紳將周。協和氣以氤氳。擁歡聲而雜遝。綠槐丹桂。分霽色於仙班。瓊鉞霓旌。候祥飈於紫隴。願形善頌。式舉脩梁。

東一派寒泉九鎖

通夜半風回知帝力。仙巖留得翠玲瓏。西洞口祥風跨紫霓。千里華陽通閬道。紅葩碧草映輪蹄。南天柱峯高擁翠嵐。陸舞胎仙聞撫掌。跳珠濺壁起澄潭。北大滌洞宮天北極。中有真人養聖胎。霜壇夜竅神仙域。上麗日葱曠。浮曉望朝退。羣仙輦路寒。迢迢碧落開重嶂。下召水滢回。周四野。瑞木重榮綠蔭高。金鞭玉轡來風馬。伏願上梁以後。福萃清躬。慶扶亨運。震承離繼。昌聖壽於縣絲。地久天長。奉慈闈於永永。谷時邁高明之春。謁思齊繼肅之音。凡我含生。齊歸洪造。紹興二十五年八月。石室隱士陸維之撰。

演教堂揭扁法語

洞霄大滌扈神京。玉珮金璫會百靈。天柱一尖凌碧落。雲關九鎖疊蒼屏。前峯後峯煙漠漠。東洞西洞風泠泠。見說坡仙詩墨在。約君同坐翠蛟亭。客入洞門清涵山骨。寒層青未了。古洞綠依然。瀑布泉邊玉葉風。摩千歲草。雲根石畔金莖露。泡萬年。之。我將喚起閻上元。同而更相招。司馬承正左。攀郭文舉。右拍許遠遊。陟天壇。訪石室。入藥園。謁草堂。同登來賢巖。去尋無骨箬。萬杉鎖斷紅塵影。三逕寒凝碧藓斑。寶風雷飛伏之都。乃龍神校閱之所。所以翠華南幸。有巖香火之欽崇。紫館西莪。以待

公台之均逸。昔有金龍玉簡之典。今存青詞朱表之儀。列聖所共留神。當今尤甚。加禮。今之日。風和鶯喜。水暖花香。奉使國師。寧國侍晨真人。面承綸旨。大滌蕪真都錄。管轄上官侍晨鑒義。知宮馮君。隨弼馳來。協翊天馨。來止仙都。適丁盛事。歲在丁丑。宸翰演教堂三大字。以賜住山冲妙大師龔大明。越今五春。方圓扁揭。可謂鳳翥龍翔。蛟騰虎躍。奎躔璀璨。雲漢昭回。有茲鐵畫銀鉤。宣示金填玉鏤。光映草木。榮溢煙霞。以吾教之當興。與名山之不朽。方玉燭應天之日。政金真演教之時。頃者山中慶成法堂。獲此御墨雲煙。楨上跨寒空。月礎星塼。妙為法窟。何異騫林之境。宜安玉局之床。闡三洞四輔之微。敷八極九清之妙。此牌既揭。日月同明。此話不誣。人天乎照。大眾且道。揭牌一句如何讚祝。九峯雲靜。仁天廣。五洞風清。化日長。嘉定十年辛巳三月道士白玉蟾撰。

舊真境錄後序

右大滌真境錄道士唐子霞撰。予借觀愛其善叙事。而知宮金凝妙副宮吳觀妙。謔予是正。予頗附益以所遺。而郭文舉遺跡徧於三邑。吳正節煉度於西麓。期限應啓閻丘君正容以悟物。使羅隱卒保終吉。皆予特表發之所庶為全書。然予觀茅山晉

宋以前流傳蓋寡。自陶公游之。以為玉界之仙都。又得楊許眾真遺墨。撰次真誥。而山之神蘊皆露。故使人望之則易仙童。初太无之府彷彿在目。自餘洞天猶寂寂也。今唐子所識。既勤且博矣。而金堂玉室。官府曲折。猶恨未備。昔王逸少嘗記許遠遊之信。以為傳頗開其端矣。蓋自此地而南。達於山陰。想像其間。巖扉澗戶。得道不死者。接迹。而洞臺便開。神真游處。宜有巨麗。駭目洞心之觀。過三茅遠矣。建安中。左元放齋戒三月。入華陽洞。周旋其中。經年而出。歎曰。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然茅山之顯。卒因陶公。而不因元放也。世傳閻上君。入大滌。從華陽而歸。亦止說其異。而不著之於書。大凡得游履者。心知而不言。世之欲傳者。又未嘗得游而難言。故洞天之境。率多晦而少顯。勿遂謂羽襪無人也。倘幽人勝士。追蹤左許。閻上之逸軌。足殊庭而目仙子者。幸無惜詳言之。使此境盡露。此書大備。而學道希生者。從而勉勵焉。亦至人之用心也。宣和五年四月餘。杭縣丞吳興成無玷序。

國朝

重建洞霄宮記

道為二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毫粟而不見其內。生陽生陰。神鬼神帝。

陶鎔千聖。囊籥萬象。不見其跡。是故莫大乎天地。此道撐住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即理。理即太極。太極本無極。撐住乎其上。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為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眾妙之門乎。天天有形。道無體。以無攝有。誰為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納大。誰司之邪。天柱即太易統天立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清寧之旨。洞天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無疑矣。夷攷往謀。女媧氏斷鼈足以立四極。非鼈也。道也。天柱之喻也。元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為三十六洞天之一。與舒州壽陽天柱為三金堂玉室。上達太微。奇異神秀。不可殫記。漢武立館候神。歷晉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案謹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不戒于火。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老。合力營之。既底於成。為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鬱攸淳作。一夕復盡。四眾環視於邑。太息提點宮事。一山郎公如山。提舉宮事。桂林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懼。宣言於眾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集思。鳩工度材。先建庖幣。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林谷。神

運鬼五殆不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既成囑予為記。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蓋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為三境。境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其三為九。名雖九。清則一也。學道之人。煉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超萬形而不壞者乎。遂筆之記。元貞元年歲次乙未九月乙亥。前瑞明殿學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家鉉翁記。翰林直學士奉訓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張伯淳書。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馬紹題額。清修養素冲妙法師副知宮事沈多福真常洞微守正法師副知宮事李元綱清修明素冲道法師教門高士提舉住持兼管本山諸宮觀事舒元一體元崇教安道法師住持提點兼管本山諸宮觀事郎如山立石。

昊天閣記

大極之動生陽之靜生陰。陽輕清。上為天。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為地。丘陵山岳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冲和則為人。其兩間莫不有主宰焉者。共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眾。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薄激蕩沃。丘陵山岳之所以鬱盤。所以流浸生人。

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洞天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為天帝下府今大祿元蓋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壇祈禱曆晉逮唐異人代出更為天柱觀宋祥符間又更為洞霄宮舊誌所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並為天下宮觀稱首信矣寥寥二千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於甲申十一年間再厄天變遷館層樓化為飛埃土木之興難矣故自大殿東西廡齋庫兩堂外力不暇給若三門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營構而相成昊天閣者今住山清脩明素冲道法師舒公元一清脩養素冲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尺廣五楹趾翼翬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元真渺渺乎罡風灑氣之表然神化無方何所弗至遐想鈞天廣樂宴游玉京顧瞻下府乃有高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為皇靈所眷矣人之身神在泥丸猶昊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天永命為國家太平地哉是閣之建所繫甚重副宮事高公會辰都監宮事金公常清咸與有力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錢塘鄧牧記

超然館記

歲壬寅秋余自越西將大滌客超然館燕坐一室若將久焉或曰大滌天下名山子天下名人也以名人客名山固宜然子十年間乃五六西坐席未暖又脩然而東白髮垂耳漫浪湖海無寧居今之留以歲月期乎余笑曰余本無名奚以山之名不名為哉且天地大也其在虛空中不過一粟耳而况大滌在天地之間哉虛空木也天地猶果也虛空國也天地猶人也一木所生必非一果一國所生必非一人謂天地之外無復天地焉豈通論也蒼蠶之生人腹中精神所照必以為日月膏液所浸必以為江河筋骨所樹必以為山岳其周流百骸六臟而不見所窮必以為四方萬里若是遠也而告之曰一人之外又有若人者彼不信也人生於天地之間何以異此人之生也自非甚大以歲月期之固有積矣計歲月之在人生忽然爾計人生之在古今亦亡幾爾今以一天地所見一歲月所期妄計去留其間乎雖然大滌誠名山也前乎居此若我輩者豈無晉郭許二君功滿道備上登於天蓋世俗所甚慕而大滌之山所以為名也由今觀之則今日去晉不猶旦暮乎大滌去天不猶咫尺乎我以二君方相從以游相忘以居而又何慕焉久亦可速亦可為我燕坐亦可為二君沖

舉亦可信以為超然乎哉是歲冬至前三日錢塘鄧牧記

白鹿山房記

大滌洞天發天目盤薄蒼溪陽形勢最浙右自古有道來游來居仙去可數然山中
泉石勝處率多北向向南而勝者白鹿一山爾是山為大滌中峯升天壇在上其下
石室按舊志晉許遠游具君作壇鍊丹丹成天下白鹿迎去所以名山也唐吳真節
天師美文詞與太白齊名嘗搆石室為藏書地逮尸解宣城語弟子當還天柱石室
此石室所以著也宋陸永仲王元素朱復常諸君相繼於此得道著益甚自永仲築
舍隸洞霄宮俯仰幾二百年興廢不一大德甲辰沈公介石住山登覽悽愴追前脩
而弗返弔遺跡其將湮規營高居以待崎土顧土木繁興力有未暇者於是徐和父
贊曰屋無儉奢取足庇風雨郭文舉其人豈以苦覆為嫌耶否則食粟而已納之廣
廈奚益乃作數楹石室顛雖門館庖福不過具體然前眺天柱後負升天壇龍鳳兩
洞左路所從入棲真洞右望而見之四周山勢若屏嶂環合下五巨松翼然拱立熏
風足以徂暑愛日足以辟寒雪晨月夜莫茲境為絕庶幾方外高躅有息焉時杭人
牧心鄧公適留山中孟公集虛與其徒孫史元甫為附屋後偏介兩石若樓船而方

將使遂棲隱志。鄧氏益命工發土。得奇石五六。東偏有窾腹穴。趾若丹竈者。有高下聯屬。為室。若刻漏者。有圓竅橫貫其首。而頂銳若犀。戴角者。有若蟻垤。蜂房。交錯相穿者。西偏則紺碧玲瓏。三面環峙。儼然眾惡。几廣不數丈。千巖萬壑。情狀畢具。曠古珍藏。坐致目睫。聞則憮而嘆曰。有是哉。夫石山川之精秀。融結翳蔽。土壤不知幾何年。一旦有識者發之。有力者拔之。始得為人境。絕觀與天地不弊。人獨無是秀且精乎。日為情欲之土。所翳事物之環所蔽。相發者無識。自拔者無力。以至於晦昧而終仰望。晉唐宋諸君。如龍魚。如虎鼠。如鵬鷗。不我相謀。曾不若一石之有契也。語未既。余適以月夜登山。為余道本末如此。且問名屋。因命循其本。曰白鹿山房。復為記之。大德九年乙巳四月望日。祿山卑隱錢塘葉林記。

元清宮記

元清宮者。提點住持洞霄宮事舒尊師所建也。曰山素齋。接待者何。洞霄列齋十有八山。素其一。而元清錄焉。方外士於此而憩也。去餘杭而卜築於臨安之錦南鄉者。何師生育之地也。宮何以曰元清。師名元一。其徒金公名常清。嗣守其業。合而名之也。晉史所載。臨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漢末從此得道者有之。宮占勝具闊。東拱

琴鶴之山。西挹石鏡。上接九仙天目。下連九鎖天柱。南北二溪。繇天目發源而合流於獨山。如錦為帶。山川獻狀。此為奇絕。余雖未涉其地。嘗聽師言。固已先入夢境。宮成。師踵門謂余曰。吾崎嶇歷落人也。自幼無怙無恃。然出俗遂入道。洞霄徐公應時。吾祖也。一見即以嗣法相期。時生計最薄。若謂吾足以振起香火緣者。每懼無以副前人期待。刻志其所宜學。粗克有進。職分所在。不敢卑庖廩之任。歲在丁未。被冠裳以來。凡道家事。如表章科及手書口誦。固或弗力。首治居室易故而新。甲戌洞霄火迫歸。皇元職方之九年。為至元甲申。復火數矣。夫凡瓦礫化為金碧。金碧轉為瓦礫。又於劫灰之餘。使公宇私室悉還舊觀。當始附時。簞食壺漿之奉。身非所顧。而奔避四外者。得以安集。吾雖不敢謂功。亦良勞止。其於吾祖付託初意。庶乎無負。在洞霄自掌章奏。領庫事。至宮副住持。如歷階然。無躡等躡分之想。教門職任。自杭州路道錄而浙西道提舉。住持開元宮。凡受主管。領道教所創授。一是前輩講師舉所知。不識媒身嗜進。為何事。慨念錦南故里。釣遊遺跡。儼存私親。劬勞未報。自視欲然。諉曰太上忘情。可乎。因出衣鉢所儲。即故址。初此道場報本也。寥陽殿以奉三清。璇璣閣以禱祠。七此舉眾仰祝。聖壽斯夕。罔弗欽祀。先有祠。道紀雲會各有堂。三門兩序。

具體迨庖福無缺。經始於甲午歲落成於大德己亥棟宇藻麗像設森嚴。有山可蔚園可蔬。附郭之田可饘粥。香燈之費仰田租之入。今天師真人拜祖庭道由宮間。顧瞻輪奐喜溢眉宇。大書今額以鎮此山。命吾開山住師常清則提舉知宮事。甲乙流傳其永無數。初常清與吾師孫金正韶於是薦貨輸力為多。清自號玉鑑韶號約山。韶物化久。吾將於清之次俾周鼎傳董貴寧又嗣守焉。別為元清派與洞霄派相伯仲而亞之。宮之金穀出納須洞霄提其綱。夫事為之制乃可經久。亡敝然匪託之金石恐久而遂泯。願求文於執事以圖不朽。烏乎。以師所述云然。非閱歷深識慮周且遠。其克爾耶。元者氣之始。天得而清。用能長上古而不老。統萬有而不宰。考之洞天有曰太元司真曰昇真元化。後人名殊庭真館。或以元真或以昇元。然則合而名之之義。豈無據哉。而况陸蓮紀關尹之瑞香鑪鐘宥景之美於此。而致其孝思。且地勝得於不擇。殆天子神授者。余故樂為之記。至若匠事計工費為緡者若干。此常事也不書。師丁酉歲二月。欽奉聖旨大護持。越二年秋七月。欽受提點住持宣命。十一月鎮遠王奏賜通明養素真卿冠簡法服為時榮遇。師老成典刑。同衣之士。稱為桂林先生云。大德四年二月乙未日翰林侍講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張伯淳記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安祐題額冲蹟凝和通妙法師副宮事元和輔教真卿周鼎傳清真宗教凝和法師提舉知宮事金常清清脩明素冲道法師天柱山洞寶宮住持提點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元清宮開山提點住持通明養素真卿舒元一立石

重建冲天觀記

仁知不能一其姓全其樂者為難勢願不能兼其力成於久者非易山林也阜壤也其成也毀也其樂也神者有所不喜又何弊弊焉窮歲月之力以役於物為役於物非道也不役乎物亦豈所以為道乎百姓不知於日用儒者不離於頃臾而况名之不可言言之必可行觀於山而千巖競秀有重元之理臨於水而萬派同歸幾上善之德假物以用又焉往而非道耶冲天觀者舊創於吳興之別墅水國風高白蘋秋老與鷺朋鷗侶相期於浩渺間先祖師蓬山孫公菊巖龔公清溪周公之志也願煙未愆知石修遷城郭是非幾類華表之鶴慶波清淺無異蓬萊之舟舍其舊而圖新去諸遠而即近則大滌山之門戶有若天開萍水路之往來居然雲集雖與規規尺

寸於屢閉間異。然地非不廣袤。求其如四平砥者絕少。材木非不勝用。亦安能神運而鬼輸。高者夷之。卑者廓之。榛者闢之。窪者盈之。其為力豈不夏夏乎。尤難後之入是門而遊目。登斯堂而坐嘯。揖白雲而邀素月。談何容易哉。凡為工若干歲月。為費若干緡粟。姑誌其成。若夫一日必葺。是所望於將來之子若孫。是所謂願也。非勢也。故系之以詞曰。大滌之山兮。我我而高。大滌之水兮。涓涓而溢。大滌之林木。從拱把至於蔽翳。雖濯濯非昔比。終能自拔於蓬蒿。今之去地五丈而成九仞。其始一簣之勞。嗚呼。據梧而暝。杖策而遊。蓋觀此身以道自名也。當如冒堂之構。無如塞路之茅。山吾仁而水吾智。小無不具。大無不包。膚寸扶搖於羊角。一勺膏潤於田毛。故凡積以歲月而畢備者。寧能闕然於一毫。世之所謂倫理道之所謂功行與願力。有一或闕於天地間。罪將焉逃。贊皇公云。毀平泉一木一石者。非吾子孫所願呵護之力。卻厲鬼於山左。移文之靈。勒俗駕於巖坳。金石未泐。言之必行。行之必遠。誠不能不望於後之代庖者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二月望日。住山沈多福記。道士孟宗寶書。

錢塘葉林題蓋

沖天觀記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繇浙江西杭最繇杭西餘杭最遠。天目大嶽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為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宮數里。兩山翼道折為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晉郭許二真君。唐吳真。卽暨子虛閣丘元同輩。高蹈其間。遺跡具在。至今探幽訪古。使人愉然欲仙。界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眾山所宗。然荆棘隱翳。逼者莫之覲。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闢為夷壤。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間。翁祖靈濟孫先生洎翁師演教龔先生。請沖天觀。賜額。鍊錢塘。建觀。雪溪上。尋以難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間。事未竟。二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翁。為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秩有度。空翠入房。闔清流入庖廚。四山環匝。百木蒼蔚。行道上者。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任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山益峻。則迂徑以陟。時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間列坐石。可想其最高。梵圓壇可眺。遠攜琴詠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共談元理。嘗語眾曰。地之勝也。人居之。則榛莽不得荒。吾堦庭豺虎不得闖。吾藩牆豈不為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者欲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為山中隱仙。夫善

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祿古洞天。茲山大祿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跡塵滓。飛神青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符沖天之意。眾曰。唯。牧時過沈公法孫孟集虛。與聞於此。遂為識之。大德四年庚子。上元日。石室隱居錢塘鄧牧。記翰林應奉文字將作佐郎同知制誥兼脩國史鄧文原書。登任佐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柯謙。篆額副知觀事史德芳。知觀事俞君玉。清修養素沖妙法師洞霄宮住持提舉兼管本山諸宮觀事沖天觀住持提點沈多福。立石。

清真道院記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逆溪水上。左右山趾相錯。行者縈其間。前直百步外。若斷無路。為鎖一也。迄九鎖山。勢差闕。直上則為洞霄宮。左折為東天柱嶺。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山。舊誌載月窟冰壺鏡潭。試劍巖湧翠石壁。悉在茲山爾。宋咸淳間。前知洞霄宮事。凝神朱先生。以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歿。至元己丑。其徒沖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闢而廣之。曰清真道院。為屋凡五六十楹。而門廡殿堂齋閣庖福。咸有法度。松杉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聲。不類人境。大門內流泉所

直則發石登址四周若牆趾坎為方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至。取食山下飛玉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憩署於此。相與觴詠為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慨然曰。宮西南為伏虎巖。晉郭文舉隱也。西昇天壇。許遠遊冲舉也。其下石室。唐貞節吳仙去。瘞書劍也。北大滌洞。則暨子虛得道長往。與吾遠祖元同先生築室。後入茲洞。以達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鍊。亦山川之靈發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遠遜晉唐人哉。奈何留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比皆是。百年榮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憂無涯。何不蓮靈旗。孕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間。馭氣飛神於清都紫微之上。而與數君子相視一笑。若是則內不負乎先。外不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子七月。錢塘鄧牧記。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翰林侍講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張伯淳篆額。洞清明道冲逸法師舒自得立石。

來清道院記

院以來清名。不忘舊也。舊隸名族。不易姓而居之。舊扁名堂。不易字而新之。益以水。蓋源源而來。欲常見也。來杭者。道喬木。來山林者。樂一丘一壑之。二者不可得而兼。

其來尚矣。今之幅巾杖屨。徜徉九鎖間。冥心而遊。幾與漁樵分席。農時課藝。左右田園。家假寐而遊。又與來賢諸巖壑相揖讓。人生行樂耳。況朋來不遠。若以此為贅。亦何往而非蘧廬也。一日必葺。是不可以不記。環園池數十畝。禽蟲魚鳥。說說濯濯。於竹煙莎雨之外。春之來。又不可以數記也。庸非異時朱紫連牀。粉黛列屋之舊乎。仕宦而歸。故鄉經幾盤折。則視陰已晚矣。吾儕坐而食。行而嬉。不勞而得。此其可不知所自來。從而稱之曰來清。非此清不足以披襟。非此清不足以濯纓。非此清不足以賞會。殿鑪日永。薰風南來。埜池波定。明月自來。兩山排闥。又不待折東招也。聖人云。既來之則安之。最書此以諗來者。元貞元年乙未二月望日。滌山隱人錢塘葉林記。并書前嘉興路道錄史守源題額。通元沖妙清微法師史德芳立石。

集虛書院記

杭孟法師字集虛。築室苕溪上。為讀書地。以其字扁之。余聞老氏云。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虛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而雲集。室屋之虛也。人集焉。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為道所集乎。然心之為物。可虛可窒。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向焉所謂集。皆可得。

見而此不可知。故虛者每為異物所窒。恍兮忽兮。將弗集矣。一心無樊。攻焉者眾。喜怒哀樂。毒其內。是非得喪。冠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可得者。若是求道。亦擊鼓而求唐子也。吾孟師不然。師儒者而寄迹道家流。為詩文咸有法度。鍊元養素。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既乃為世故。役弗遂其志。戚戚然惡之所蓄。書數千卷。將室成而藏焉。且與方外奇士遊居。講習於此。所得殆未可量。然余謂師無志於道。則己苟有志。書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無所不通。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心。則虛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謂絕學可歎也。願師悉棄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即方寸之地。朝而闢焉。暮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師益矣。願子始好學。終坐忘。惟道集虛。蓋深造自得之妙。願何人哉。大德三年己亥正月。錢塘鄧牧記。會稽戴天錫書。天台柯謙題額。法弟道士史景仁立石。